

封面故事

瀑声无言 靛青有信

镇宁弘毅中学高二(2)班 伍亚菲

秘香·两个月

六月中旬,家里莫名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味道。那味道清冽中带着草木的微湿,好似雨后山林散发的气息,又仿佛是某种古老的呼唤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,也没能找到这味道的源头。从六月到八月,这个味道始终萦绕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从淡到浓,就像一个人在悄悄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惊喜。

那是蓝靛草在深缸里发酵的气味。母亲在我毫不知情的时间里,向姨妈学起了蜡染。她白天上班,晚上就一头扎进染坊,紧紧握着沉重的蜡刀,在棉布上一笔一画地描摹纹样。蜡刀在她手中仿佛有自己的想法,线条歪歪扭扭,怎么都不听使唤;染缸里的颜色深浅也难以控制,一块布废掉了又重新开始。她的手指被染成了靛青色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蓝,她却笑着对姨妈说:“这样挺好,像戴了枚戒指。”

那些我以为她“不在”的日子,那些她说“加班”的傍晚,她都在那片靛青色的世界里,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秘密。

惊鸿·生日礼

生日那天,母亲递给我一个包裹。方方正正,包装精美。我本以为和往年一样,只是一件从集市上买来的

普通衣裳。可当我拆开包装的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——是我心心念念的裙子!靛蓝的底子上,白色的花纹如溪水的蜿蜒,纹样虽算不上精致,针脚也带着初学者的生涩,可那每一道纹路里,都藏着这两个月来她沉默的守候。我突然想起家里那股莫名的味道,想起她靛青色的手指,想起那天瀑布之下,她悄然转身走向染坊的身影。

原来她说的“不会”只是暂时的;她说的“没时间”都挤在了深夜和周末,她把“拒绝”藏进心里,把“行动”织进布里,只为换我这一刻,眼里闪烁的星光。

年年·衣满柜

从12岁到如今,六七年间,我年年都会收到一件衣裳。有时是蜡染,白底蓝花,是母亲手艺日渐精进的见证;有时是民族刺绣,针脚细密得如同她絮絮地叮咛;有时是姨妈帮忙,母亲监工的“合作款”,她总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部分是我绣的,那部分是姨妈教的。”

我的衣柜渐渐满了,像瀑乡的山谷,盛满了母亲无声的溪流。那些衣裳挂在衣架上,靛蓝、绛红、素白,像安顺的四季,像黄果树瀑布折射的虹光,更像一位母亲把“不会”变成“会”,把“不可能”熬成“我愿意”的倔强。

感恩·靛青深

如今我也学会了辨认蓝靛草的气味。那是安顺泥土的芬芳,是黄果树的水汽氤氲,是一位母亲沉默的誓言,是贵州大山里最朴素也最磅礴的深情。每当我穿上那些衣裳走在街上,总有人赞叹:“这蜡染真好看。”我便骄傲地告诉她们:“这是我妈妈做的!”

而他们不知道,那好看的背后,是一个女人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辗转的疲惫,是无数次失败后又重新拿起蜡刀的坚持,是把对孩子的爱,一针一线,一染一晒,缝进岁月里的漫长修行。

瀑声无言,靛青有信。母亲,您给我的从来不只是衣裳,而是一段靛青色的岁月——那是您用时光为染料,以爱为蜡刀,在我生命里绘就的最美纹样。这份爱,如黄果树瀑布那般深沉而磅礴,如蓝靛草般朴素而恒久,早已浸透我成长的每一寸光阴,成为我血脉里,永不褪色的故乡。

指导老师:刘建志

在外婆家的十二年光阴,如同一首悠长的山歌,终于唱到了归程。回到贵州的那个夏天,我第一次真正触到了故乡的脉搏——不是黄果树瀑布的轰鸣,而是一种更为静默、更为深沉的东西,藏在蓝靛草的香气里,藏在母亲笨拙却固执的针脚中。

初见·瀑乡蓝

初见瀑乡,那一抹靛青蓝便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。第一次拜访姨妈,我被蜡染迷住了。素白的棉布上,靛青色的纹样如灵动的山水瀑布流淌,似飘逸的云纹悠然舒展,宛如外婆讲了一辈子的古老传说,一下子有了具体的形状。我拉着母亲的衣袖,满心期待地央求她在我生日时做一条蜡染裙子送我。母亲却只是轻轻摇头,声音带着一丝无奈,说自己没有时间,也不会这门手艺。我的心情瞬间如坠入冰窖,失落至极。后来表哥带我去看黄果树瀑布时,那震耳欲聋的水声都掩盖不住我内心的叹息,更没注意到,母亲何时悄悄离开了人群。

瀑布如白练凌空飞落,漫天水雾沾湿眉眼。我沉溺在失落之中,浑然不知,彼时的母亲正伫立在姨妈的染坊门前,望着那些悬挂如蓝天的蜡染布,第一次认真地问:“这个,难学吗?”

明星小记者

清风掠过成长的角落

镇宁自治县第四小学五(2)班 王良正

我叫王良正,现就读于镇宁自治县第四小学五年级,性格文静内敛,待人温和谦逊。平日里不善言辞,做事踏实沉稳,十分喜爱阅读书籍,常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。我心思细腻乖巧,待人真诚友善,在安静中默默努力,是一位热爱学习、温润上进的少年。

时光像指尖的流沙,悄悄从指缝间溜走,我已站在五年级的路口。回头望去,那些藏在校园里、阳光下的细碎时光,都被温柔的风轻轻拾起,酿成了成长里最动人的诗篇。

我最爱校园的清晨。薄雾还未散去,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像撒了一地跳动的星星。教室里早早亮起了灯光,琅琅的读书声从窗棂间飘出来,和着窗外鸟儿的鸣叫,汇成了最动听的晨曲。我们捧着书本,眼神专注,一字一句地朗读,那些文字仿佛有了生命,在耳畔轻轻流淌,带着我们走进奇妙的知识世界。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,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清香,拂过脸颊,也吹走了清晨的慵懒,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生机与希望。

操场边的梧桐树,见证着我们的喜怒哀乐。春天,它抽出嫩绿的新芽,一点点舒展枝叶,像撑开一把巨大的绿伞,我们在树下追逐嬉戏,笑声顺着树枝飘向云端;夏天,浓密的树叶遮住烈

日,课间时分,我们围坐在树下,分享着小秘密,聊着有趣的话题,蝉鸣在耳边此起彼伏,成了童年最热闹的背景音;秋天,金黄的树叶纷纷飘落,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飞舞,我们弯腰拾起落叶,夹在书本里,做成精致的书签,把秋天的美好悄悄珍藏;冬天,它褪去繁华,枝干挺拔,默默伫立,等着来年再焕新生。这棵梧桐树,陪我们走过一季又一季,也看着我们一点点长大。

成长的路上,不只有欢声笑语,也有悄悄努力的时光。遇到难题时,我会皱着眉头反复思考,笔尖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,从不轻易放弃;取得进步时,老师赞许的目光、同学真诚的掌声,让我心里满是温暖,也懂得了努力的意义。我们一起在课堂认真学习,一起在运动会上奋力奔跑,一起为了班级荣誉齐心协力,那些并肩前行的日子,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,串起了五年级珍贵的时光。

我渐渐明白,成长从来不是



王良正

轰轰烈烈的旅程,而是由无数平凡瞬间拼凑而成。是清晨的读书声,是树下的欢笑声,是攻克难题后的喜悦,是陪伴彼此的温暖。风依旧在校园里穿梭,掠过每一个成长的角落,带走懵懂,送来懂事,带走青涩,沉淀勇敢。

站在五年级的时光里,我慢慢学着感悟生活,学着珍惜当下。那些平凡又美好的时光,终将成为心底最柔软的记忆。愿我们带着这份纯真与热爱,在成长的路上,迎着风,向着光,一步步走向更远的远方,把每一段岁月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指导老师:石映雨

妈妈,我的知心姐姐

镇宁弘毅中学高二(2)班 金诗晨

我叫金诗晨,现就读于安顺市镇宁弘毅中学,是一名高二学生。我平时喜欢仿花刺绣,烹饪甜点,爱打羽毛球,性格开朗,乐于助人。我立志越过巍峨群山,筑梦多彩贵州山水。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述我的“知心姐姐”我的妈妈——那个一辈子守着老雄坡几亩地,撑起我们这个小家故事。

一句想要个小挂件,她记在心里比什么都牢。跑镇上小卖部,给我挑了个丑丑乖乖的铃铛坠子。我把它挂在书包上,走在山路上叮叮当当响,妈妈说那是我给她的定心丸,走再远,她心里都踏实。

村里人都夸妈妈做的饭菜香,说把我养得白白胖胖。其实妈妈以前不会做饭。刚当妈那阵,手忙脚乱,不肯吃稀饭,妈妈就偷偷拿巧克力拌着,哄我吞下去。这事到现在,还被奶奶笑她“瞎胡闹”。我闹小脾气,情绪上来就闷着不吭声,可妈妈从不吼我、不指责我,只耐着性子搂住我,慢慢帮我捋顺那些少女心事。帮我搭衣裳,把她喜欢的花褂子拿给我穿,跟我讲山里姑娘的小秘密。我约朋友来家里,妈妈热情招呼,朋友们都喊她“夏姐”,她听了心里甜滋滋的。

我常常在想妈妈这辈子苦不苦?二十哪当岁,跟我现在差不多大,就嫁了人,在老雄坡这坡坎坎里,撑起一个家。人家姑娘还在山上唱山歌、耍朋友,妈妈已经要背背筐下田、喂猪煮饭、伺候老小。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,白天接我上学放学。上坡上谷黄了,她一背筐背百多

斤,压得肩膀通红,腰杆都快断了,也没喊过一声苦,一声累。人家看她,像个无坚不摧的超人,石头缝里都能刨出饭来吃。我能体会到,妈妈也是个怕黑、怕累,想撒娇、想偷懒的姑娘。她的日子也许像山里头苦得抿嘴的苦丁茶,熬了一年又一年,才慢慢熬出点回甘。妈妈常说,她最心疼的,不是自己累,是怕委屈了我;最欢喜的,是我把她当朋友、当姐姐,不只是当一个只会煮饭洗衣的妈妈。

我很心疼妈妈,想快点长大,换我护着她。妈妈听了,眼泪花都包在眼眶里。“我不要你什么大富大贵,就想你在这青山环抱的老雄坡平平安安长大,走出大山,也记得回家的路。我这辈子,先是我自己,是镇宁山里爱闹爱笑的姑娘;再是你姐,再是你妈。”

妈妈说,往后让我尽管往前飞。她还是做那个会跟我打赌、会忘事、会给我煮巧克力稀饭、会挂丑铃铛挂件、会在山路口等人的“夏姐”。等我真的长成大人的,妈妈就安心做回她的小姑娘,靠在我肩膀上,像我小时候靠她一样,在这老雄坡的风里,慢慢幸福。

指导老师:刘建志